

天上的湖水 云雾中的诗

■蒋能清

生活不只是眼前的苟且,每一个人的心中都有一处远方的山水,有一首梦中的诗。5月3日,不邀旅友不帶行装,就带一颗徜徉的心,我独游了郴州仰天湖。

卫星导航,一路畅通。个把小时的车程,便从耒阳来到了骑田岭。在大山的肠道中,小车像过山车一样,一会儿爬升一会儿下行,螺旋而上仰天湖。

快到山顶,天公不作美,突然飘起了如烟似雾的云雨,灰蒙蒙的雨雾给群峰遮上了面纱。车如游船,缓缓漂在云雾之中。

仰天湖形成于第四纪的一个死火山口,四周被海拔1300多米高山草原环绕。青草将涵养的水滴源源不断地注入,便汇成了一眼亮晶晶、水面达20多亩的天然湖泊。在晴朗天空的映衬下,就像一滴晶莹的眼泪荡漾在巨大的荷叶之中。可是天气真不凑巧,我显然是无法看不到那忽閃忽閃的明眸了。

进入景区,冷飕飕的山风裹着蒙蒙细雨扑面而来。云遮雾罩的高山草原,影影倬倬湖水,鱼贯而行的人影,仿佛融入

一个混沌初开的境界。

我来到仰天湖上方的小天池边,这原本碧波荡漾一泊水,却像刚揭开蒸笼盖子,捧出一盆白糊糊的蒸粉。几团小盘子般的睡莲点缀其中,旁边还绣上几株腺柳,好像是童话中的聚宝盆。聚宝盆里的水不断流到下面的大池,便形成这烟波浩渺的仰天湖。沿着湖岸,在长板凳一样的游步道上流连,放眼湖光山色,一片朦胧的世界,是雨是风又是雾,来来去去影无踪。

是那英的雾里看花,就算借你一双慧眼,也无法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真真切切,分辨这变幻莫测的世界。是琼瑶的月朦胧鸟朦胧,山朦胧树朦胧,一切仿佛笼罩在一帘幽梦中。有时,一阵风吹过湖心,又像一位含羞的维吾尔族少女,让歌王王洛宾掀起她的盖头来,想看看她秋波一样的眼。我突然又想起舒婷的朦胧诗句:“雾打湿了我的双翼,可风却不容我再迟疑,岸啊,心爱的岸,昨天刚刚和你告别,今天你又在这里……”我完全陶醉在这梦幻般似

曾相识的朦胧美景之中。

美,其实是一面多棱镜。欣赏美,取决于人欣赏的角度和心境。浓妆艳扮的少妇是美的,因为她表达的是成熟,如浓酒如酹茶;淡妆轻抹的少女是美的,因为她折射的是青葱是活力,如春草如夏花。苏轼说得好:“欲把西湖比西子,淡妆浓抹总相宜。”我并无愧惜阴差阳错的天气,虽然我没有看到仰天湖明亮清澈的蓝天湖水,没有看到碧草如茵的山色,但是我看到了她忽隐忽现的含蓄美、朦胧美。

边看边想,不觉爬上一面山坡,脚下是柔远的青草,还有星星点点的小花。有两位穿着裙子的少女在风中翩翩而来,那是花草中的蝴蝶。静静的草屋,骑马的的游人,一切是那么和谐自然。尽管山风很大,但是挡不住游人的兴致。远处,高大的风力发电机叶片,传来虎虎的旋转声,好像在高喊高尔基散文诗《海燕》中的名句:“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!”

啊!仰天湖,一曲来自天堂的旋律,一首写在云雾中的诗篇。

贵阳孔学堂有感

■泓 致

青山缺处动明光,夏至欣怀赴夜郎。孔府学堂瞻泰斗,大成精舍悦宫商。饱看风雨花溪水,应悟知行龙驿场。清晓吟诗思往昔,依然日月耀黔乡。

母亲节忆母亲

■周新铭

母仪天下爱相同,节日思亲情意浓。一世操心儿女事,九旬开岁健春冬。粗茶淡饭餐餐做,棉被衬衫件件缝。跪乳羔羊知图报,人生奉献最高峰。

命与运

■陶晓辉

我的家乡在衡阳县一偏僻的村庄。小时候,我常骑着我们家的水牛行走在沟沟峁峁上,看着远处绵延不绝的群山,最大的梦想就是去山外面看看。那时,能看到的除了山还是山,每天早晨蹚过一条河爬过泰祉山,到达学校时那里的人才起床,而我已经在路上走了整整一个小时。特别是下雨天时山路泥泞,我好几次摔倒后的狼狈样,同学们的嘲笑让我很是难受。为此,我含泪对父母说不想读书了,他们没说话,但我能感觉他们的无奈。

因为家乡的偏僻,导致我们那里经济落后。因为做农活赚钱太少,所以许多人都外出打工,把孩子留给老年人,自己去远方赚生活费、孩子的学费,孩子常年与孤独为伴。一次,我无意间看到邻居八岁小妹妹的日记,我到现在都忘不了——

妈妈,您知道吗?今天弟弟竟然叫我妈妈,可能他太想您了,我也很想。我的奖状已经贴满了一面墙了,您什么时候回来看看啊!您知道吗?我不在乎玩具是否多,房子是否大,我只想您能陪在我身边,您快回来吧!

看到这,我十分震惊,这不正是我们村的真实写照吗?

命运的巨变,有时候会猝然而至。

那年,扶贫队来了,拿着工具在一些地方测量,还和村干部们说了些什么。一年后,一条崭新的沥青公路铺在我们的门前,直达县城、市区,通向梦和远方。公路两边种满了树和花,每逢春季,路的两旁樱花盛放,成为一道美丽的风景线,让人赏心悦目。扶贫队还引导村民种植茶树,漫山的茶树林郁郁苍苍,扶贫队又在我们的家乡开设了茶油公司。在外打工的许多人都回来了,邻居小妹妹的妈妈也回来了,在茶油公司上班,月工资还不少。今年他们又盖了一栋房子,现在小妹妹每天放学就能看到她妈妈,小妹妹笑得特别灿烂!

大家的日子好了,兜里有钱了。曾以为这辈子就这样了的父亲买了电动车、买了手机,聊微信、刷抖音,尝试新鲜事物,活出了他想要的样子。更为欣慰的是,我们当时一批农民子弟走出大山去求学,大学毕业后又重新参与到家乡的建设中来。我们农民娃依靠知识,改变了自己的贫困命运。更令人欢喜的是,那些年幼的孩子再也不用担心上不起学。

我们经常在说命运,但我觉得命是自己的,运却和整个国家相关联。从泥泞小路到平坦的沥青大道;从简陋的单车到舒适的轿车;从土砖房到豪华气派的别墅。这些年间,家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而我因为坚持读书、写作,从黄土地走进了教室;也从一名“泥土娃”成为一名校长。我深深地知道我就是一名“书果子”,离开了教师岗位我不知何去何从,是时代让我实现了梦想。

我感恩,感恩这个伟大的时代!

给母亲打电话

■彭发灿

农历二月十二,以为是母亲生日,兴冲冲拿起电话,祝老人家生日快乐。电话里母亲笑着说:“崽啊,你记反了,是二月二十。”这头的我一时哑然。

记不准母亲的生日是不可原谅的!之前,母亲迎风流泪的眼疾,左手无名指屈伸不顺,是何时开始躲过我原本不错的眼神,早已是我无法释怀的愧疚了。

母亲怀我时,吃着爷爷与父亲顶风冒雨用板车从四十里外洪桥镇拖来的薯渣。幼年的我对红薯饭特烦,怕是从娘胎里带来的。母亲总会耐心地从红薯里,剔出少得可怜的白米饭供我食用。

我童年没有零食概念,要说有,那也得到山野树林、广袤的农村大地去自我挖掘、自我开发、自我创造。但在记忆深处,我是吃过精致零食的。那是在我大约四五岁的一个晚上,我已经睡下,从城里检查身体的母亲回来了。她刚进屋就笑吟吟地冲我喊,满崽,快起来,看我给你买什么咧!我飞快钻出被窝,就着昏暗的油灯看见母亲捧着一个黄色草纸包,尚未凑近,已嗅到空气中浓浓的甜香。待母亲打开纸包,一堆金黄的带着棱的小团团,正用诱人的味道勾引出我的口水。问母亲那是什么,母亲慈爱地抚着我的头怜爱地说,是蛋糕。就在那一刻,“蛋糕”这个充满爱与香甜的名词,深而久远地刻进我的生命。随着年岁的增长,那种沉淀在岁月里的味道不见消散,反而愈加浓郁醇香,回味悠长。

早起的母亲

■陈小姣

“早起三朝当一工,免得穷人落下风”。母亲有一个习惯——早起,经年终日。夏天的天没亮,家家户户紧门闭窗。她轻轻地打开双扇大门,开始一天的活计。鸡鸭放出栏,水缸挑满水,灶上熬上稀饭,前庭后院打扫干净,枯死的树叶、碎落的纸片用竹篮子装着放到角落。有条不紊,利利索索。

母亲常说,屋破不要紧,要论干净!灰尘多与少,要看鸡脚!我们家的鸡脚多是不沾染鸡粪的。等一切安顿妥当,天边有了亮光,母亲就会挎着篮子去土里准备一天的蔬菜。临走之前,就会喊我们起床,安排要完成的杂事。即使是暑假期间,她多是不许我们睡懒觉。哥哥去山上砍柴,我去井边洗全家人的衣服;弟弟最

母亲的勤快与能干,使我们的生活开始向“吃好”倾斜。说吃好,不过是偶尔买条鱼或几块水豆腐打打牙祭而已。每月逢一四七为泉湖赶场日,母亲挽上腰篮动身时问想吃啥,我毫不犹豫地吃鱼。母亲说到做到,她从没让我失望过。

母亲的要强,我也是亲眼见识过的。记得正是“双抢”时节,傍晚收工时队长说为了抢进度,有八分田的水稻要求在第二天早饭前割完,按时完成者可以计六分。母亲当时出工一天才值六分,为了多赚这几分,母亲主动请缨。队长对瘦弱的母亲不放心,最后在母亲坚定的语气中勉强同意。

第二天凌晨四点,母亲领着睡眼惺忪的我,在月光中走向田野。我割不了十多分钟,就靠着禾垛睡着了,母亲叫醒我时天已大亮。原本金色的稻田,只剩下齐刷刷的稻茬和已被母亲码成堆的禾垛。从旁人的话里才知晓,母亲带上我并不是希望能帮上多大忙,仅仅是壮胆而已。

就在去年秋天,母亲在镇上买了一双鞋,得知比别人买贵了二十元,六十多岁的母亲很是气恼。但她并没找店家理论,而是漫山遍野地采野菊花,晒干卖出那多花的二十元钱。当白发苍苍的母亲轻描淡写地跟我说起这事,我不由鼻子一酸,赶紧别过脸抹去噙在眼里的泪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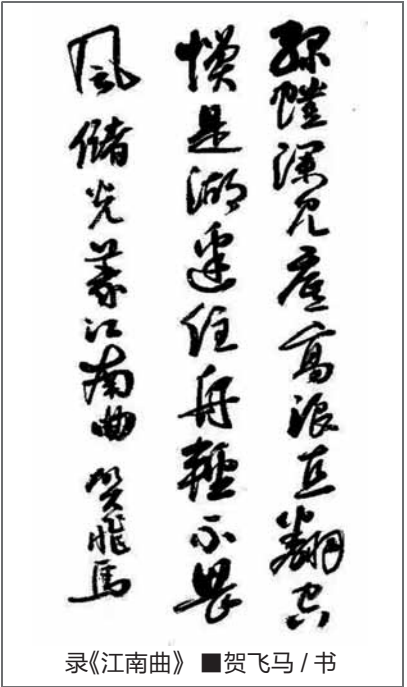
父亲离世后,母亲一下苍老很多。

孑然一身的母亲,不愿扰乱子女们平静的生活,独自一人守着乡下老宅,过着

小也有安排,帮着奶奶锅灶底下塞柴火。干完这些,再去读书写字,不允许外出跟野孩子们玩耍的。一日之计在于晨,这句话,母亲记得熟。她抓住了晨,也不让我们虚度。学习,也要做事,她拎得清。

逢我们上学,她起得更早,给我们准备早餐。冬天里,她常常斜披着袄子趿拉着鞋子下床,舍不得点煤油灯,就着柴火炒好饭。没有钟点,靠的是天光和感觉,母亲从未睡过头,出个岔。我们收拾书包的时候,母亲便会轻声提醒要带的物具,不厌其烦。目送我们消失在村口小路拐弯处,她才转身返回家里。

“穷不失志,富不癫狂。”这句话,母亲经常挂在嘴边,她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。我的满弟弟晓明资质平平,读书吃力



录《江南曲》■贺飞马/书

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平淡日子。几次看着母亲在夕阳里越拉越长的剪影,就莫名当心在时光某个转角,被突然拉成地平线。
 随年事渐高,母亲记忆力每况愈下,为了记住星散在外子女的电话,没上过学的她硬是学会写我们的名字与电话。小本子里一笔一划歪歪扭扭的笔迹,是母亲对子女几十年如一日的牵挂。

谁言寸草心,报得三春晖。尴尬如我者,无地自容之外,仅限瞎忙中给母亲打电话,以期无玷于平凡的母亲伟大的爱。

而坎坷。母亲总是鼓励:没有白出的汗,没有无用的力,我们便咬牙坚持。弟弟晓明读初三那一年,晚上在煤油灯下学习到深夜,冬天和衣而睡。方法虽不对,却也是普通人的奋力之举。母亲看在眼里疼在心里,经常半夜里起来给他盖被子。

那些年我们家出了两个中专生,在农村也算盛事,邻里亲戚见到,连声道贺。母亲总是压低声气,摆摆手:都是寻碗饭吃哦,谁都不会差啊。

以前在老家过年杀猪有个习俗,先杀猪的人家会做一些猪血汤挨家送去。我们家杀猪的时候,会加入一些猪肝和瘦肉,硬硬实实的一大碗。我们看着会心疼:人家送来的只有猪血啊……母亲会说,你看,你们接到碗,是不是也想里面有肉啊?人家小孩子也是这样想的,就一点猪血,会多失望啊。

舍得,有舍才有得!母亲念叨了舍,得到了誉。早起的母亲,为我们树立了人生的榜样。